

女性主义的身体认知变奏

——《第二性》的“身体”理论浅析

王若君

提要:心身问题是西方哲学史的核心问题,过去的思考集中于认识论领域。给身体怎样的位置以理顺心—身—世界间关系成了哲学的一大难题。困境的造成主要来自于男性在生存观察、在哲学中对自身的物性、身体性的轻视,对自然、女性的预先偏见。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勾勒出了在女性世界中折射出的身体概念以及包含女性认知的心—身—世界观,为后来者提供了从妇女研究反观哲学的资源。

关键词: 心与身 身体 女性

作者王若君,女,1978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06)

心身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凡涉及认识论者难以躲避的话题。由于肉体的存在,人的精神超越不那么纯粹了,这使试图提升内在意识和先验理念的人们经常陷入唯我论和唯心论;身体作为中介也使物自体的客观不纯粹,使经验论者难以摆脱休谟否定的阴影。20世纪,勇敢地接下前人难题的哲学家如梅洛·庞蒂,试图给身体适当的位置以给出理顺心—身—世界间错综关系的图式。

然而,如果这些探索只体现了人类一半的认知状况,其真理性是否依然确定,女性主义者有理由质疑。梅洛·庞蒂的同龄人和学友、法国女性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传世经典《第二性》中勾勒出了在女性世界中折射出的身体概念以及包含女性认知的心—身—世界观,为后来者提供了从妇女研究反观哲学的资源。今天的人们可以不赞同她,却不能忽视她,她是启动女性主义身体认知变奏的先锋。

一、前奏

在哲学家们寻找人类精神与宇宙间事物的阿基米德点过程中,身体由于其双重否定性往往被排斥和异化。这种异化又是与对他人、他性认知地位的看法相联系的。

回溯西方文明的源头,柏拉图的著作中,身体和身体欲望被看作理性思维和决定产生的障碍,也是人类精神获得救助的障碍,因此形式与物质——心与身是被区分的。而且对古人而言,这种两分是两种性别的缩影,男人代表人类理性的潜在超越,女人代表肉体 and 肉体性欲望、内在性、物的强制与局限。

基督教重设和强化了这种区分。笛卡尔把认识起点定位在“我思”——自我意识,得出“我在”——精神实体的存在,由此推导出上帝等其他实体的存在,并由上帝来保证“自我”、“物质”的真实存在。于是,心灵从物质、从身体中分化出来了,有关自然的知识和身体要

通过客观性过程相互传递。心灵成为位于物质(包括身体)之上的优越者,意识被提升到能反映、控制自然和身体的位置。女性因本质被认为与身体尤其相关而被降为低等,男性则相反地与精神领域相连而被视为高等。

笛卡儿的沉思引发了几点争论。一是关于认识理性起点的争论。试图抬高感性起点的哲学家容易倾向经验论,而极端经验论者休谟揭示了其可能陷入的怀疑论前景——凡凭借经验、生理实体得到的自然因果性知识无必然性。站在先验理性起点的先验哲学体系(以康德为典型)同样面临困境:容易掉进唯我论和心理主义。心理主义一旦牵涉自然因果链就会遭到休谟的打击。二是对他人的认识问题的解决。先验哲学体系若要避免唯我,就得通过类比推导他人精神实体的存在,从而安置他人之身。若不如此,他人之心便应被包容在他人之身中,他人与自我的身体对于内在意识而言都是外在的,也存在对象化问题,会出现他人与实在某种程度的同一,共同主体便不能成立。这是心身二分及身体认识论地位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必然后果。因此近代哲学家便认为“他”人含义主要是他人之心——精神实体,以此来使论证并确保人类主体地位、与绝对物性——自然——相区分的基础。这样的解决不免有些失衡。20世纪分析哲学、现象学等派别也想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然而他们最终不得不由认识论的学院清谈转向日常生活、生存。这样就为女性转变哲学身体认知范式提供了可能。

二、变奏的启端

《第二性》的身体理论可分为本体论、生存论、伦理观三层面。

1. 本体论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中包含着对他者的敌对,矛盾、他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本性。最初二元对立范畴有多对,男与女这对二元范畴本在于整体“人”中,又为什么会与日/夜、善/恶、上帝/魔鬼、阴/阳等几对相对应呢?两性分化是个生物学事实。女性是怎样和身体、物性、对立面、客体相联的呢?按列维·斯特劳斯和黑格尔的说法,可能这种对应是人类从自然向文化形态的转变中,以生物学关系为参照系形成的。既然如此,把女性本质定位为性、身体的观点便染上了太多后天的价值、历史文化因素了。男性也有身体,为何男性的身体与世界关系直接而正常,没有障碍,男性心灵认识客观,而女性的身体(卵巢、子宫)会强烈限制她的主

观思维?本体上的两性二元对立预设是成问题的。为了还女人以本来面目,西蒙娜·德·波伏瓦动用了现象学还原法以剥去既存的历史文化影响,质询将女性主体与身体等同、物化的本体根据。她浏览了生物依据、心理依据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依据。

生物学研究证实:两性的二元区分在物种中并不是先天存在、根本的,而是归纳观察事实。哲学上两性——物质/形式二元对立的基础并不是人本性中的先验真理。“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基本信念。身体存在,但身体本质并非先验。身体和物种的关系使有限性成为其特性之一,这也是由存在现实定义的。波伏瓦认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分化、他性固然是人类思维特性,但也非本质,同样是存在形成的基本特性。黑格尔将重要性和必然性相混了。

否定了本体的先验二元基础后,应给出分析“身体”、男女处境的策略,波伏瓦的看法是:不能先验地解释,生命与意识(身与心)关系上不应抱偏见;也不从观察资料中归纳,而从生存状态解释生存状态。这样身体就和生命、生存进程一致了。两性各自功能差别优劣也不是特定的,无权先验认定女性身体、生物性被动,男性主动。研究表明两种配子的主被动优劣非必然,生命作用中二者是合作的,又都自我超越。个体性别的发展也受环境影响。配子、性腺不能代表整个机体。因高等动物雌性个体的确更易受物种奴役,女性既和男性一样也是她的身体但又与之相区别、分离,有某种不一致。但波伏瓦和萨特心身两分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个双重标准:对男性而言在其生命历程中心身基本一致,而当女性还受后天物种奴役下身体折磨时,她的主体性与身体分离,到一定生理阶段她摆脱了物种奴役后,心身才一致起来。可见波伏瓦以发展、动态的态度对待身体,并非静止地看待问题。

波伏瓦承认身体是把握世界的工具,也是制约主体设计的一个因素,但身体处境不是生存的唯一处境,还有经济、社会处境。由生存来解释身体作用,身体会成为抽象概念。且人也不是单纯的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男性本原为维持而创造,女性本原为创造而维持。但社会和物种不同,习俗对生存作用更大,物种通过社会获得生存地位,使自身向世界外超越。身体价值由生存者赋予。所以本体论上的身体无固定本质,是在生存发展中通过与其他个体交往,在社会文化中定义价值的。

据此,波伏瓦又批评了性一元论,它把身体功能之一的性作为人的本质。主体等同于身体,尤其是性,这又包含了形而上学的男性范式假定。波伏瓦指出是所有的性现象有生存含义而不是所有生存有性的含义。

弗洛伊德把性的强制和禁令从生存者的自由选择中分离出来,成为不可还原的基础。波伏瓦看到了性欲本身包含着价值,还可再还原到个体生存与社会价值处境。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最重要的是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们身体的关系”。在波伏瓦看来,这是人对世界、自然的认知过程中,人和实在世界取得一致一切可能方式中的一种。除了性行为,人还可用身体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梅洛·庞蒂也是以身体为知识现象学的基点,这说明个体生存者生存的相似之处在于生存是在机体中的表现。身体这种作用确实是普遍相似点,虽然这种普遍性不严格却是基本标识。这和主体生存异化倾向相关。主体由于自己的绝对自由要通过他者探求自我,这是对自我的逃避。他者可能是身体、性、物,也可能是超自然力、财产、工作等,不仅是性器官可以作为第二自我。这种异化在男孩身上的体现可以是阴茎崇拜,对于女孩而言如果她没找到对等物就可能把自我整个异化。这个对等物不仅可能是性器官还可能是他人个体乃至群体。所以,人的真正特权只是由于全部处境才以人体结构上的特权为依据的。对性、性器官客体崇拜的本体化解释还可以再还原到历史处境,所以其非本体、本原。生命和世界相连,心、身、世界是联系的,主体、心(男女都有)通过身、通过世界、他人来确定自己的性处境,不是将身体、性与内在意识生硬切分,逃避它们,又在超越中寻求自我实现,给自己的生存、身体一个有别于以往假设的价值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和波伏瓦的观点有合拍之处:“人类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种非自然生成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同自然对应的,但它不是被动地服从自然存在,宁可说它是按照本身的意愿接管了自然控制权。这种超越本分的行动不是一种内在的主观行为,它是在实践中客观地完成的。”人对世界的把握不只通过有性特征的身体还通过身体的其他实践劳动以及在此上发展的技术。经济因素是与身体结合的处境之一,对女性的存在状态形成有重要作用。这再次说明波伏瓦和囿于内在意识的萨特的不同,她重视人类经济史、实践,内在意向性和身体的合一。身体不仅是中介也是人与世界的结合点。但“经济一元论”似乎把经济因素形而上学化了,成为基础、本质,把人的其他处境忽视了。因而她再次呼吁:要给人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身体、性和技术资源“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有赖于生存者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这表明,她对人的认识、对身体的观点,不是在认识论层面的。从

本体论进行的现象学还原,最终要给出伦理层面的身体——女性——人的意义,通过对生存的追问。

2. 生存论

波伏瓦对女性、对身体、对心—身—自然关系的生存追问,是从人类宏观群体生存和微观女性个体生活史两个角度进行的。

人类群众生存宏观角度下,她的思路又分纵横两线。首先,从人类发展史、从性被异化固定在客观地位的过程中折射心与身,心与自然的分化及心如何超越身与自然的历程。

人类早期,身体是内在性、封闭的疆界,是人的生命参与自然、物种大循环的载体。生育、哺乳使女性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禁锢在生态循环——生命的重复中、动物本性中。而男性则有超越身体封闭的可能,不只给予生命、服务于物种,还让生存超越生命的从属,改造自然主动设计把握未来。但这种价值并非一开始就受到人类的青睐,有个历史过程,但也是人类(包括男性愿望女性支持)自己选择的。农耕时代,氏族——人类群体选择了土地作为异化对象,这个时期个体间关系是身体关系——血缘,囿于身体与异化对象的统一,氏族内部还是同一的。原始的愚昧令人类注意到母亲在生育中的作用。母亲成为氏族生命在有形世界传递的中介。母系制度出现了。因为身体的生育功能与自然、大地生育力相同一,对自然的畏惧让对生命永久性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被选择的价值。男性把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原本未从自然中分化,恐惧使之分化了。男性畏惧的对象视为异己的力量,女人和自然一起被列入他者。这时只是二元性产生,还没把身体性特征列入。而且这一分化异化是由男性完成的。因此女性在人类早期的地位也是男性赋予的,男性开始成为真正的主体。女性是权威的媒介,女性身上表现的权威血缘性是人与自然的媒介。当男性的超越(工具的创造、技术进步)成功到可以控制自然时,经济因素的价值开始和神秘性价值不平衡起来并最终盖过了它。因为经济利益是主体主动创造的,因此女性的权威地位失去了,他者、相异性被等同于否定,各种二元对立——善/恶、光明/黑暗、观念/物质和男/女范畴产生了对应。是母性功能限制了女性的超越,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过去文明进化中的生存基本事实。这个历程也是心与身、与自然分化的过程。女性代表了心/身的同一性、自然化的人、人化的自然。

分化完成后,父权制代替了母系氏族,私有财产代替了女性所代表的神秘地位,成为他者中的权威。主体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50、57页。

关心财产胜过生命,女性也成了财产的一部分。财产是自我意识(主体)超越身体所造成的人生有限性禁锢、优于身体性的他者、主体的异化对象,可以在肉体消亡后依然存在,所以被认为是超越了身的心(灵魂)和现世物质(自然性)的结合。但身体有限性是主体自己无法根本摆脱的限制。男人也有身体也有身体生殖功能、是被生出来的。这使男人不能对女性与自然相关的身体神秘魔力视而不见,在想将她固定客体化的同时又不得不给她伴侣地位。这种态度的矛盾引起了“历史上女人命运的演变”。女人地位的历史变化是身体处境加上社会阶段价值习俗宗教处境等等的综合形成的生存状况变化,最根本的决定者是男性而不是她自己。这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女人被禁锢于内在性是人类历史造成的,而如果这种传统又进入新文明,历史地形成女人的新地位,那么女人的禁锢就不能突破。“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用选择时不是依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那么即使女人选择了自由,也还不是自主的绝对自由,依据的是男人的模式。这也可以表述为自我意识与自然分化后,分化/同一本身也是一对矛盾,心(意识)在超越、控制自然同时,又由于心身潜在同一性,不时改变自然地位,但始终心占主导,如果以心对自然的反映来解释自然地位,用心身分化来解释同一,这就仍是恶性循环,应回到“真实本性”、绝对自明的哲学开端。

那么便有必要考察一下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女性神话,即男人对女人的规定。对女人的梦想是放大的意识对自然的规定,或称人类经验的特点的化身。

男人是矛盾的,“他既渴望生存又渴望存在”。这种理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在自然、陌生者、和他如同一个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男人希望经由她达到自我实现。但男人对女人而言也是肉体,也有代表世界的任务,只是没人宣布这点。因此将自己与心身分化中的优越者等同的男性意识便成了绝对真理。女性所代表的他者显然也是男性的同类。所以男性对女人的梦想也是对自然矛盾情感的反映:主体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但自然又限制他。自然既是主体存在之源,也是主体的对象;自然通过关押心灵,也是灵魂渴望达到的至高客观性;“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是违反精神也是精神本身”。男人自身的肉体状态是这一系列双重性的根源,身体时空上的有限性、偶然性就是主体的偶然性、有限性。身体作为在物种循环中的环节,令主体有了生与死、使心物不能决然分开。而这一切男人

认为是女性造成的。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他异化女性、压制她的主体超越欲望,又给她代表自然与非自然生成物的身体人工雕饰,体现意识主体对自然的对立和主宰。男人实质上是通过把自然的不幸命运安排到女人这个同类身上,来实现自我意识的升华。

波伏瓦接着将镜头转向女性微观来考察女性个体生命历程中身体、母性是如何在传统、习俗的作用下和女性对自我本质的认知结合起来,看看女性这个在生物学上有和男性不同身体处境的人眼中的心——身——世界关系。

儿童时期,对男孩对女孩而言身体不过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自身性差别的意识的产生,将性器官异化为第二自我去认识自己将来的命运,都是后天的观察培养和习俗从外部输入的,并非本性使然。女孩最初也是认为自己是自主超越的主体的,这种发现产生的矛盾使她产生种种心理不安。使女性生理特征、特性变成女性气质劣等原因、命运祸根的也是社会评价。当她成长到少女,生理特征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向母性、生殖迈进时,被灌输放弃自由个体超越本性,用习俗形成的眼光、用男性梦想标准改造自己以在既定命运中求得最好的生存时,心理冲突依然存在,但会被全方位的教育压抑住。她的“见习期”还未结束,性命运的到来体现了女性处境的复杂性。身体上的差异使女性性体验和男性不同。“男性身体在其中保持完整性,他对物种的服务和他的个人享受是结合的”。而女性的快感对生育无必然作用,女性在这方面有独特的心身性即心理与机体感受的相联(心身同一性),心理的不快会抑制性感受。女性不快存在的普遍性原因在于把主体自我物化的被虐心理,没实现超越。因此只有男女、灵与肉的互相给予才有快乐的产生。在性体验中,心身是在主体中同一的,由于在现实中女性渴望的超越,把握自我、摆脱物化在男女间性体验中不能尽然满足,女同性恋出现了。女同性恋者由于是同类间的身体接触,感到了主体间主客二元对立的相互依存。所以女同性恋是特定处境下被自由选择的行为。

随着性成熟的脚步,女性一步步走出封闭个体,走向与他人的共存、走向生理处境和社会处境的结合。共存的第一方面是和男性的一般关系——夫妻关系。波伏瓦说,对男性来说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被注定的命运,在婚姻中他们寻找生存的扩大和证实,但对女性却往往是强制性处境,既是社会命运也是性命运。但肉体之爱——男女肉体联系本身是生存中一个事实,不

(法)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164、169、428页。

能将其分离出来为生存辩护,也不接受外来的理由。结婚后的家庭主妇处境是生物上肉体被禁锢的内在性在具体生活中的体现、内在和重复。

性成熟的必然后果是母性处境。文明的进步使人的主观意志可以开始支配身体生殖功能,身体可以摆脱自然物种的使命了。早期社会反对堕胎体现了对男性主导伦理观的维持。女性主体对避孕和堕胎的合法化斗争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心)对自然给身体限制的挣脱,倾向于心和身在生育功能上的合一,使女性世界中的自然也有了与男性相似的价值。对母性责任的承担中母亲身份延续了责任与权威双重意义。母与子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自我同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从身体联系开始。怀孕状态下主客体都被统一在身体中,这里的主客体能既指自我与他人这对主客体也指意识与物(生命的被动工具)这对二元范畴。在这种统一中又呈现出面对未来的潜在超越性因素。母亲的身体为我存在、又为他(孩子)存在,成为生命之源。但这只是幻觉而非真正超越。因为生育是一般化生存的产物,不是个体化生存的产物,所以统一中蕴涵了女性物种和个体生存的对立冲突。怀孕后期,母子两个机体的生理学交换又使冲突取得了平衡。女性可能会因此重新找回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是消失,而是变为隐性。分娩时各种冲突激化了,孩子从一种理念变成了现实(精神变成物质),由体内到体外(内在性/超越矛盾),母亲原有责任——孕育消失,有了重得自由身的可能,而孩子的降生又使新的责任到来(责任/自由矛盾)。但分娩时心理倾向(人为作用)和机体因素(自然功能)又是共同作用、不可分离的。在此之后,新出世个体对母亲而言又成为了他人,另一个有限个体。哺乳期,母子主客体辩证法相互作用又开始了。身体在其中过渡的作用是母亲从孩子身上找到了第二自我,相关又相异的他性、客体性。主客体辩证法使母亲有施虐—受虐倾向。母爱并不必然,例子表明不存在母性本能,这是人类社会分工、历史安排的,取决于生存整体处境及主体的反应。母亲的义务是一种价值的道德选择。

走出家庭,女人还与其他社会单位共在。在一般社会活动中,女性对自身的打扮、容貌的修饰也是意识和身体关联的方式。身体是自然赋予的,也是随时光而去的物体。女人对此的反抗和改造体现了对自己偶然性肉体束缚的摆脱,体现了主体性。但以他人眼光、在他人注视下改造自身,这又将自己意识和身体一起变成了客体。而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身体又成了中项。在私通中更体现了心身的某种统一。所以,在社交中,身体的地位又是可变的。

到了中老年,女性失去母性功能,由此也摆脱了奴役,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健全又自在自为的人。但中老年女性此时的焦虑却表明她认同于既有的物对物依附(心对原来身的依附)与可能得到的自由间的冲突。

综观女性个体的一生,她被习俗规定为束缚在中介性和工具性范围(身体及其代表的内在性因素)中。其实有些男性和女性也是相似的,但可能所受束缚不是身体束缚而是其他方面如职业等。历史、社会习俗等等综合派生了女性的特性:她揭示的是有限却具体的经验,如直率地表露出她的情感,以直觉把握本质,这和男性抽象的、以普遍人性自称的、理性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同。身体性经验及身体形成了同纯粹理性的某种对立。作为独立主体,女性要求对她的处境超越。注意,超越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原有基础上的超越),这就是波伏瓦的女性主义身体理论:心——身——世界观的最终目的是价值。

3. 伦理观

在提出目的性价值之前,波伏瓦认为有三种情况须区分开:自恋、情妇和修女的选择。

自恋者将自我双重化为自足的主客体,企图摆脱单个男人的控制,是意识对自我身体和意识的主客体二元化。这样一来她成了宇宙的绝对中心,形成唯我论。她对他人的关注点除了看到和自身的相似点外,没有任何交互关系,不关注相异处。局限在个体自我的身体之内,会造成空虚,形成更彻底的自我奴化。一旦她以他人价值、公众标准修饰自身,欣赏自己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恋者了。

情妇指望把爱情和整个生存粘合,她赠送自我的心与身去寻求爱情,以求得在依附性命运中最大的幸存。但这样的幸存仍是依附性的,“只能在恐惧中度过”。真正爱情是双方灵与肉的互相赠予,互为主客体。

修女想通过超越尘世的形上世界把牢狱变天堂。这样的“超越”成了纯粹精神体验、内心体验,脱离了身体实在性,把肉体变成完全被动的客体,脱离了现实。

三者都是同非现实因素联系(双我、实际带依附性的虚假爱情、上帝),企图在内在性王国中“超越”,因此都未能把握世界,其自由依然受挫。波伏瓦提倡的价值是真实的,积极进入人类社会行动去运用自由,即,正视身体处境实在性,用主体自由、身体实践、在文化中的实践去取得超越的价值。

所以,主体的解放、女性的独立既要正视自己生存的全部处境,自己的女性气质、性特征等全部事实,又要在此基础上主动设计超越,例如去工作以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去获取知识成为创造性的人,但这会带来肉体

精神深刻的矛盾系列:为了女性魅力(美容)而把自身贬为内在、奉献的肉体的倾向与作为女人的人的超越之间的矛盾,自我对自己身体形象注视时的主客的矛盾,通向世界的身体的强烈冲动与克制力的矛盾,性与情感的矛盾、占有与奉献的矛盾、家与事业的矛盾……这一切矛盾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变成的。人对精神超越——艺术、文学、哲学的追求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抱负,就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她是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这表明,波伏瓦将绝对自由作为生存的伦理先验开端,使女性——带着身体的意识主体、心身本质先未定的人,在逻辑上首先存在,再将绝对自由诉诸个人具体存在行动去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本质,树立主体性。所以女人要先开始“在自由方面的实习”,摆脱束缚。

综上所述,从妇女研究中呈现的波伏瓦的身体理论、女性经验中的身体概念与心—身—世界观是:不存在心或身或自然优劣的本质依据、本体基础,女性代表的自然、身体的特性是人类文明造成的,有历时性,对它们的贬低反映了以男性为主的人类生存经验过程;男性也是肉体,也是受物质循环奴役;在具体的女性生存中,身体处境对个体的作用不是孤立的,与社会文化习俗等其他处境综合作用;身体本身即非必然客体也非必然主导,它是中介、工具,也是生存基本事实;人际间关系是主奴辩证法,身体在其中是联合点;但身体也从属绝对自由先验的伦理假设,心—身—自然三者间相互的辩证联系里,似乎人的主体性、主体意识仍是较重要的,但这不意味着封闭与分离;超越指向开放的价值创造前景,发展着、变动着,主体引导着心与自然走向这个前景。

三、新乐章

波伏瓦的理论给了后来者丰厚的反思灵感,但波伏瓦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她自己:“一旦发展、超越陷入停滞,主体就会陷入内在性,这就是恶”。《第二性》一书成为经典、她的存在主义女权分析成为权威也意味着她的理论被历史贴上了标签。后现代女性主义

批评她仍坚持心身二分论、仍高扬主体自由,没有摆脱西方哲学男性传统的窠臼;批评她对母性功能歧视——把母性功能视为得到完全自由的最大障碍、批评她认为控制这种功能的发生是女性独立和解放的先决条件;批评她的哲学观就仍把女性安置在情感和生理有缺陷的地位,这会被男性用以建立他的统治地位。80年代,心身二分模式被演变为:“女性生理身体不再被看作比男性低等和被压迫的根源;男性的主宰用男性意识形态的优秀来解释;身体仅是基础、人类前文化的自然生命资源,是心灵或意识形态经男性主宰导致了女性的被压迫,歧视女性身体功能(母性)被视为与压迫残疾人相似的情况。”

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挑战心身二元论的欲望越来越强,但都可能脱离女性斗争的实际。后现代范式中——至少在理论、概念上——心身被重新联合,促进了强调自我和社会变革的意识尺度的解放策略。后现代主义者专注于把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当作一种批判策略,但这手段自身需要被再反思。西方社会男女身份区分的建设是值得女性主义去批判性思考的,但她们为了反驳这种建设基础的努力已把她们从女性的真实世界中拉出而投入了深奥的学术行话世界。所以,波伏瓦所做还是有意义的,在生存中把握女性处境,心身关系,不仅因为心身二元论是人类历史地造成的,历史中也有女性的作用,更因为在生存中主奴心身、心物辩证统一互相转化。由于我们的生存是人类的生存,人类中心论难以避免,因而主体性的高扬不会贬值。心身关系、心物关系、他性问题、人际间身体的关系如果不从认识论沉思中定位而是从动态生存中定位也许更容易避免循环论证。

当然,这些问题迄今未有定论。《第二性》中的身体理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启发女性进行认知范式变奏的同时,也开拓了从人类长期忽视的自身的另一方的经验中挖掘、刷新关于心—身—世界关系知识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胡涤菲

(法)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第428页。

Castellnuovo, Shirley, Guthrie, Sharon Ruth, *Feminism and the Female Body: Liberating the Amazon within*, Boulder: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26.